

認識時代：現在是什麼時刻？

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機與挑戰

現在是什麼時刻？人類的歷史已進入什麼時代？教會應如何回應？

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，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，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，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。除了認清主必快來，我們必須脫離世界，努力傳福音，分別為聖，追求聖潔，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：屬靈的管屬靈，屬世的管屬世，兩者毫無相關。近年來有了轉變。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：天災人禍，回教的復甦，家庭與道德的崩潰，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，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，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，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，教會裡市場學大行其道，世俗心理學取代《聖經》輔導，上帝的兒女們饑餓，令人擔憂，我們不得不問：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時刻？而我們自己的生活，和教會的事工模式，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。教會在世界裡，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裡。事實如何？

我們拒絕世俗文化，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。我們像在鍋子裡的青蛙，水燒的越來越熱，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。

現在是什麼時刻？

後現代時期

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，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（postmodernity）。「後現代」有別與「現代」，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，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。「現代性」（modernity）是什麼？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（the Renaissance）開始，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，拒絕服從權威（特別是宗教的權威），相信科學（嚴格說是迷信科學），相信理性。十七、十八世紀理性主義（rationalism）和經驗主義（empiricism），是啟蒙運動

（Enlightenment）的代表，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，代表人物是笛卡兒（Descartes）、史賓諾沙（Spinoza）、洛克（Locke）、休謨（Hume）等。到 1790 年代，康德

（Immanuel Kant）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，徹底拒絕權威，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「真理界」，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；至於真理（上帝、自由意志、永生、愛、倫理等），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。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；十九世紀的哲學，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，都深受康德的影響，以主觀取代客觀、相對取代絕對，如：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）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；唯物主義（materialism，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 Karl Marx）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；歷史批判與《聖經》批判；達爾文的進化論等；到存在主義

（Existentialism，代表人物有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 與沙特 Jean Paul Sartre）和虛無主義（nihilism）結束。唐崇榮牧師說，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，二十世紀成為其實驗室，把這些拒絕真理付諸行動，因此二十世紀可說是「愚蠢的世紀」，真是一針見血。

後現代思想（postmodern thought）與後期的現代哲學（late modern thought）一樣，是徹底的人本主義，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，相信人的自主，尤其是主觀的一感覺的自主。因此，拒絕正統《聖經》信仰的，篤信現代思想，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（Neo-orthodoxy： 巴特 Karl Barth、布倫納 Emil Brunner、托倫斯 T.F. Torrance 是代表思想家）的福音派人士，雖自認是「福音派」（比較準確的稱謂是「新福音派」 Neo-Evangelicals），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。這點可以從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。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，與普世神學界對話，可是不能提出從《聖經》出發的啟示，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，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。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施萊馬赫（Friedrich Schleiermacher）一樣，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，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，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，可是放棄了《聖經》絕對的權威，視「聖經無誤」等教義為過時，因此弄巧反拙。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重關鍵性原因之一。

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（New Age Movement, 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），相信人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人；上帝與宇宙同一，自然界就是上帝；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，是徹底的「一元論」（monism）和「泛神論」。這方面的分析，可參考瓊斯博士（Dr. Peter Jones）的網站：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（www.cwipp.org）。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「解構主義」，其代表人物是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，相信「文本死了」、「作者死了」、「讀者死了」，意思是：宇宙裡沒有意義，文字沒有意義，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。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，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（Kevin J. Vanhoozer）的“*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?*”（中譯：《神學詮釋學》，校園出版社，2007；筆者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，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，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、中肯的，此書不可不讀。）

人類的靈魂在哪裡？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，教導他們「文本有意義」，我們可從研讀《聖經》開始，建立文字、話語的意義，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、文明？

現在是什麼時刻？

功利主義和世俗化的時代

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，十九世紀鴉片戰爭（1839-42）以來，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，在國際舞台面前「站起來」，洗脫國恥，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。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（「文化中國」）所面對的挑戰，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：家庭與道德崩潰、生態危機，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、物質至上、享樂主義、貧富懸殊、能源危機，教育界面對「自我的一代」（the “Me” generation）的無能、資訊的泛濫，和東方宗教的復甦（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…等）。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（1966-76）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，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。在今天的中國，城市教會如何，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。1978年開始浮現的「文化基督徒」（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：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）已經邁向成熟，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，初步翻譯的嘗試，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，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，一個人類的宗教，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「主流的邊緣」（margin of the mainstream）。

在目前的中國，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？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、傳福音、教會增長，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，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，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，乃是「新福音派神學」（neo-evangelicalism）在國內日趨重要，吸引城市裡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；強調活動、聯繫、人際關係，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、關閉。過去三十年，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和支持，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他世俗的現象，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。

中國的靈魂在哪裡？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裡？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？誰願意一個一個生命地，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，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？沒有捷徑，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。

現在是什麼時刻？

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

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，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（或快速）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。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（Reformation）繼承了扎實、豐富的傳統，強調惟獨《聖經》（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，教會不是），惟獨基督（神人之間唯一中保，聖人不是），惟獨恩典（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），惟獨信心（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），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（救恩，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）。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（Puritanism, 1555-1710）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（十字架，悔改的信息），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，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，福音化。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（German Pietism,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），1730-40年代由衛斯理（John Wesley）和愛德華滋（Jonathan Edwards）代表的「大覺醒」復興（The Great Awakening, 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），使英語、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《聖經》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，進而推動社會改革、海外宣教、普及教育、兒童主日學、廢除奴隸制度、慈善事業等運動。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，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，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。

「福音派」一詞，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（Protestantism），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。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、三、四代英國基督徒，都被稱為「福音派」（the Evangelical Party），如校園團契運動（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）的先祖西面（Charles Simeon，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，訓練學生，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，宣教差會等），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威伯福斯（William Wilberforce）等。在美國，南北戰爭（1861-65）之前，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，如 Henry Ward Beecher（紐約市公理宗牧師，最著名講道家之一）與 Jonathan Blanchard（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 創辦人）等。內戰時期，改革宗長老會（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）領先經營「地下鐵路」（the underground railroad），收藏、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。

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，「福音派」絕不僅是著重讀經、禱告、傳福音、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，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「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」（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）。福音派有《聖經》、神學、敬虔、復興、宣教、護教、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。可是1870年代起，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，美國教會受到嚴峻

的挑戰。回應自由主義，從《聖經》信仰從事護教的，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（Charles Hodge）與華爾非德（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, or B.B. Warfield），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（與長老會總會）被自由派人士壟斷。1898年，荷蘭首相（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，系統神學家）亞伯拉罕·凱波爾（Abraham Kuyper）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，向美國教會呼籲，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；他大聲疾呼，說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。1900年代，不同宗派、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《基要》（The Fundamentals）的一系列書籍裡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，是一個值得回顧、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，建立一個宗派、學派之間的見證，重申純正信仰，聯合眾宗派的信徒。

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？回顧歷史，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（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, 簡稱SVM）的黃金時期，慕迪（Dwight L. Moody）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（用獨立機構的形式，大型佈道的方法，避免教義上的護教，見George Marsden, *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* 一書）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。該運動的靈魂慕特先生（John R. Mott）的口號是：「在這一個，我們的世代，把福音傳到全世界」（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）。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；英國的「維多利亞時期」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（“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”），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、印度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。聖經學校（Bible Institutes），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（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,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與Nyack College），慕迪聖經學院（今Moody Bible Institute）得等紛紛在各城市成立。

可是，教會和宣教士的人數雖然日增，聖經學院在成長；教會的內部，特別在真理、教義上，卻日趨腐爛。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（1870-1880年代），到了二十世紀初，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；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，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，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（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。1930、1940年代，不僅長老會，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，1940年代末，保守浸信會（今「浸宣會」）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。

面對自由派神學，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，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裡進行該革，或與主流宗派對話。富勒神學院（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是此「新福音派神學」的代表。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：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（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）；教會應成立一所「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」，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，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。可是，進入1960年代，富勒神學院放棄「聖經無誤」的教義，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，成為一個超宗派，對自由派神學友善的高等學府。（關於該富勒神學院的蛻變，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：*Reforming Fundamentalism*。）

1980年代起，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，努力在《聖經》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。結果，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，連史托德牧師（John Stott）也提出論據來反對「聖經無誤」這教義（參：*Evangelical Truth* 一書）。巴刻博士（J.I. Packer）說得對：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：《聖經》是一本人寫的書（見其對《聖經》

無誤運動的著述：Truth and Power）。〈洛桑信約〉（The Lausanne Covenant, 1974）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，宣告「聖經無誤」是我們信仰的基石。1980年，福音派神學家蘭姆（Bernard Ramm，著有《基督教釋經學》〔*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*, 1983〕）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（見他 *Beyond Fundamentalism*, 1980年出版），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，可以說是「新福音派」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。1980-81年《今日華人教會》也有類似的文字，正面介紹現代（即：自由派）神學，卻沒有提出批判。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。

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。過去二十多年，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，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：市場學與廣告學（教會增長學）、世俗心理學（教牧輔導，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《聖經》的使用）、新紀元的冥想（所謂「內在醫治」等）、對人類的樂觀（從「積極思想」的 Norman Vincent Peale 和 Robert Schuller，到今天的「成功神學」，如 Joel Osteen 等）、不承認上帝全知的「神的敞開性」神學（*The Openness of God*, 此書由 IVP 在 1994 年出版，代表人物是 Clark Pinnock 與 Roger Boyd，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），和對罪的重新解釋（一位 Biola 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，「罪」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！）。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，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麼回應？

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裡？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，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（包括浸信會，時代論，衛斯理宗，改革宗，宣道會，播道會，各種華人自立教會、宗派與差會等），聯繫所有相信《聖經》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，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（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、福音派信仰），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？

現在是什麼時刻？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？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？